

蜀

都

雜

抄

陸
深
著

中
華
書
局

蜀都雜抄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蜀都雜抄

雲間儼山陸 深著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嵋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從蟲。不當從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筍。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卽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鷄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柏二千尺。人飢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

謂柏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燿燿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鸛鷀。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卽此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慣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燈燃。云此西城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城去此尙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簷出晴霽時可見。疊茂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

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東南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揚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治具。招避地名人相與登臨。鴈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梨杖於此。曰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首指。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殢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殢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敍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奈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柏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奧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子可南雲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機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迹想曾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爲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

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頤爾。

自復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勝井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娑泉石間。作壹堂以養母。客至竹牀瓦豆。具酒藪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於禹貢之命名。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浦江倪朴文清嘗作輿地會元。口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憂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蠲。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

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尙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鼈。靈壺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郪縣。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凡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亦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揚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怪若蓂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槩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

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塋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迹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游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今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尙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風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

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蓋。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人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